

# 當勁草等候疾風

◆ 撰文 / 何日生

「真正的光明，並不是永遠沒有黑暗，只不過永遠不被黑暗給吞噬罷了。真正的英雄，也不是永遠沒有卑微的情操，只不過永遠不被卑微的情操所屈服罷了！」這是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在他的名著《約翰·克利斯朵夫》一書中的開場。

雖然自己的一生未必曾經歷過深刻的哀傷或重大的頓挫，但是在碰到許多困難或懦弱時，這句話總是鼓舞著我。

大學時候的暑假，常常在清晨天未亮之際，踩著單車和姊姊、妹妹，一起到海邊看日出。夏季清晨的沙灘如剛出生的嬰兒般潔淨。海的遠方，廣闊的天際留住了昨夜不散的雲霧。四點了，天邊的黑雲仍蓋住整個天空，但是雲的背後，依稀透露著幾許暗紅的光；陽光蠢蠢欲動，像等待綻放的花朵，期待早春第一滴的露水。遠方的浪閃爍著片片微微的光，不一會兒工夫，第一道紅光穿透雲，橫越在黝黑的海面上。像是為未歸的旅人指引回鄉的方向。

浪濤澎湃，沖擊著平靜的沙岸。當無數的金光劃破了雲霧，太陽終於展現他無比的威力，在海面上鋪展開令人眩目的萬丈金光。

這是黑暗與陽光的故事。在每一天的清晨，在無止盡的穹蒼與大海之間，上演著黑暗的心渴慕光明的奮鬥

歷程。正如晦澀的歲月，磨練一個人的心志的靈光。

喔！忘了說，為什麼那時候會在清晨去海邊，那可不是閒著沒事找愜意，而是那時候家庭經濟比較困難。有一次放假回家，看到母親病得厲害，她照顧清粥店的生意過度勞累，幾乎崩潰。那時候我才知道我沈浸在文學及哲學裡的快意，是有人犧牲她的身體及幸福來成就我。那一年開始，暑假一到，我就回家鄉幫忙，這是我一生很重要的心志成長經驗。當時家裡經營的小店都開到清晨三點多才打烊。工作一夜了，沒有闔眼，姊妹和我卻還要去看看日出，這是何種心情呢？或許人在越苦的時候，心越盼望絢爛和美麗。而我們選擇的美麗是海邊；看著黑夜與光明交織、轉換的辛勤與努力。光明總是勝利的，一如心的韌力，在現實越艱困的時候越發昂揚。

誰說疾風知勁草，其實勁草所等待的就是疾風。

由許多位慈濟人文志工所撰寫的《雲開見月》一書，其中一位志工作家張明玲師姊，因為小時候的一場突來的發燒，使她的行走有了些許障礙，但是她的心智卻十分昂揚。她走不快，但是她想飛翔！於是她學騎馬。但是因為騎馬必須用雙腿的力氣夾住馬的腹背，才能任意奔馳。就因為她的腿相對沒有足夠

的力氣，所以常常從馬背上摔下來。但是她從來不放棄。她最後終於能奔馳在馬場，快速飛揚。

心的躍動，比起身軀的能量總是更為巨大。以前她也喜歡開快車，喜歡迎著風，享受馳騁的快意，心的飛躍是肉體控不住的啊！但只要還希望馳騁，只要還希望飛躍，就足以證實心仍被侷限、仍被一種莫名的拘束捆綁。如果心沒有被身體的困頓羈絆，何必追逐快速飛揚的感動呢？

心本來自足，何必一定要身體的躍動，才能獲得開展？張明玲師姊走進慈濟之後，她加入人文志工的行列，開始用筆捕捉她內在生命的無限的張力及熱情。任文字在紙上飛揚，情感在字裡間跳躍，生命的沖擊及祈求無所拘束的心，在融入並描繪他人生命的故事中，得到消融、轉化、紓解。

筆是心的鏡子，透過它，張明玲看到自己的無限。身不過是心的一小片舟帆，一旦登上巨大的法船，何須流連佇在小舟裡呢？就這樣張明玲找到了橫渡大海的巨帆！她從此可以馳騁在廣闊無邊的大海裡。她可以恣意的分享船上的同行者生命的精華及淬煉。那可是經歷另一個人生！這是何等的甘美！當我們可以經由他人之生命，經歷人世間各種不平凡的奮鬥、盼望、失落、感動、和清醒，這是何其有幸的因緣與恩賜。就這樣，張明玲用她無所局限的筆，記錄下許多慈濟人生命覺醒的事蹟。而他們面對生命的奮鬥及努力，為這個世代

崇高的心魂寫下令人動容的篇章。

比起許多走過艱辛歲月的慈濟人，他們生命歷程所面對的挑戰，相對於我年輕時的家庭際遇，我其實算不上不幸。在家庭曾經有困頓之際，我幸運的選擇面對，而沒有一直把自己埋藏在書的喜悅或對未來無邊的梦想裡。像張明玲師姊一樣的生命勇者更是如此，他們心志的堅韌千百倍於我的際遇。他們把自己的困頓當作生命的歷練，甚至視若無睹的向最艱難處勇往邁進。他們的努力與成就，證實無形的心之力量，能超越有形的身體限制，跨過世界為怯懦者所設下的各種藩籬。

藩籬是為逃避的人設的，柵欄關不住遠行的風，一如雲翳遮不住絢麗的晨曦。一棵能長成千年的巍峨大樹，不會企盼永遠待在春天的和風裡！

慈濟世界裡那一群無數量的生命勇者，在他們曾經苦澀的歲月裡，他們一樣尋得了令人喜悅的大海。只不過他們比年輕時候的我要來得幸運，因為他們尋得的大海竟是慈濟。而愛，是他們的晨曦，也是他們的明月。經由慈濟大愛環境的淘洗，他們掘湧出自身豐沛的力量及甘美的價值。他們所獲致的生命之超越及美麗，印證著證嚴上人的一句話：「一滴水能夠不乾涸，是因為他們融入閃亮的大海！」

